

天涯飞歌 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

春天的信使

■ 李元胜

海南岛几乎没有冬天，如果有，那也只是夏天里面的冬天。那么它的春天呢？在这个四季鲜花开放的地方，要感觉到春天的律动，似乎也是一桩有难度的事情。但是，我不止一次在海南好多地方慢慢感受过春天的到来，每一次都能真切地感觉到四季律动的深沉和壮美。

我曾经写过，冬天是生命的一次停顿，在温暖的南国同样如此——生命停顿下来，所有的植物放缓或者完全放弃了对天空和阳光的争夺，仿佛进入了某种深沉的睡眠。

这样的停顿并不因为身处温暖的环境而有改变。从生命的源头，所有的物种就承载并记录了自然律动的潮汐。大地沧海桑田，能继续存续的物种，都曾努力调整自己适应环境变化。但是那古老的潮汐仍然镌刻在所有生命的原始记忆里。或者，和生长一样，停顿也是生命的必需，能让下一轮生长更猛烈，让生命能更持久……我们的身体，携带了多少古老的奥义？

有很多物种，比我更早地探测过海南的冬天和春天，凭借自己携带的古老奥义，它们成为这个海岛的季节信使。

比如草本植物落地生根，也叫不死鸟，海南最常见的是卷叶不死鸟，来自非洲的它们很能适应这里的环境，已逸为野生，占领了很多荒芜的

地方。在春天到来之前，它们就竖起了旗竿一样的花柱，然后小心地挂出一个又一个小灯笼，试探着开花，一朵又一朵，当它们进入繁花期，一大片空中的小灯笼在风中摇摇晃晃，春天就真正来临了。卷叶不死鸟的花事，记录了海南冬天到春天的转换，那些美丽的小灯笼是春天的先驱。

比如来自印度的木棉，也叫攀枝花，每年二月会如约在海南开放。在落尽叶子的如钢如铁的枝干上，硕大的花朵悄然开放，孤独而又热烈。木棉的树干自幼就长满粗刺，这些桀骜不驯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少年，如今已成风华正茂的中年，曾经的粗刺变成了低调的伤痕，它们不再也无须警惕他人，只顾开花，大有自在英雄的气场。

我不止一次在保亭的路边，仰望过木棉，那些花朵骄傲地举在空中，不可接近。海南也基本无人打扰它们，甚至没人捡起它们的花朵。要知道，木棉的花蕊可是非常好的食材，煲汤炒肉都成美食。在以花命名的攀枝花市，老人儿童仰望看木棉的繁花盼着有风吹落它们的画面，可是特别有趣的场景。

同样在空中开满红花的植物，还有凤凰木和火焰木。凤凰木高大繁茂，羽叶翩翩，它的花到夏天才开。火焰木有着巨大的花朵，四季长开，如同举在空中的火焰一般。它们各有其美，但只有木棉称得上是海南春天的信使。

其实很多植物，也记录着季节的律动，只是不那么显眼，需要仔细观察和对比才能发现。比如遍布三亚、万宁海滩的厚藤，四季有花，但花事却有着明显的变化，冬天是花朵最少的时候，春天花朵仍少但却开始勃长新枝叶。叶，从三月起，厚藤的花朵逐渐增加，到夏天时开得最热烈。厚藤的每片叶子，都像厚厚的嘴唇，而且，如果你仔细观察，它们以某种哑语，报告着春天到来的消息。三月，你能在厚藤的新叶上找到很多蝗蝻，它们准确地把握了春天各种草本植物的勃发消息，开始了自己的生命旅程。当然，这场大宴也并不是没有风险，厚藤的新叶上也来了早春的猎人，比如蝗蝻的若虫，猎蝻的若虫，它们也准确地把握了蝗蝻的集体出生消息。

蝗蝻和天敌几乎同时出现，同样的故事，也发生在含羞草的草丛里。南海滩上的含羞草特别多，它们从二月起就进入了繁花期，叶子害羞，花球却一点也不没有，总是欢欢喜喜地举着。

海南的冬天，仍有蝴蝶飞舞，那么，蝴蝶是否摆脱了四季的律动呢？恰恰相反，在我眼里，蝴蝶同样准确地展示着冬到春的消息。

冬天能在海南各地看到的蝴蝶，多为越冬蝴蝶，主要是斑蝶、蛱蝶和粉蝶，而且，它们绝不例外地一袭旧衣，有的甚至伤痕累累，翅膀残破。它们以巨大的忍耐坚持着，等待着春天来临，到那时，它们交配、产卵，把

后代托付给无边的春光。

对季节更敏感的是凤蝶，它们是蝶国中的春天信使，冬天几乎绝迹。而一进入三月，各种凤蝶的蛹都像被同一个神秘的闹钟惊醒了一样，各自从茧的束缚中挣脱出来，纷纷羽化。于是从城市到乡野，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。这闹钟，甚至与温度无太大关系，它们的出处，应该和生命的出处一样古老。

另一个飞行家族蜻蜓，看上去也超越了季节，一年四季，池塘边都闪动着它们的翅膀，给人一个很大的错觉。其实，这个家族的很多成员，同样以极大的敏感，探测着春天是否到来。比如，其中喜欢流水的色螳。

有一个距三亚不远的山谷，我曾不同季节前去探访。那个山谷还保留着原始雨林的基本风貌，当然，也在经受着为旅游美化而引进的吊竹梅的侵蚀。二月中旬的一个下午，我在这个山谷沿溪而行，走了两公里左右。当晚持电筒又去探访，发现占据这条溪流及两岸的，除了一些野鱼和蟹，还有两个有趣的物种：变色树蜥和细刺水蛙。前者是中国最接近变色龙的物种，能随环境改变肤色；后者是海南特有物种，当晚发现数量很多。从下午到晚上，一只色螳也没看到。

过了一个月，再旧地重游，景象已完全不同。这条溪沟已成为各种色螳的福地，徒步一公里，不超出一小时，竟观察到好几种传说中的色

螳：三斑阳鼻螳、宽带溪螳、丽拟丝螳，特别是后两种，都属极为珍贵的海南特有种。

而溪畔，也不复一个月前的暗淡，各种野花竞相开放。长梗三宝木，已经开出好多精致的黄花。异叶三宝木，感觉要迟钝些，好几棵上，才找到一朵花，不过，这不是一般的花，它有着极罕见的黑色花朵。我还找到一株紫玉盘，硕大的花朵饱满圆润，不过，它们倒是很低调地一律低垂着头。

这些稀有的山野之花，都是海岛上的本地居民，而且都还没实现人工引种。它们隐于山中，终日与山雾流水为伴，对春天的进程了如指掌。它们冬天沉潜，三四月开始次第怒放，顺从于四季的指针，同样是春天的忠实信使。

（李元胜，诗人、生态摄影师，曾获鲁迅文学奖、人民文学奖、十月文学奖。）

投稿信箱

hnrzbpb@163.com，
注明“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专栏作品”即可。

■ 流年剪影

■ 陈位洲

人生在世，几十年光景，遇到的人，经过的事，层层叠叠，有的随风淡去，有的却扎下了根，不时跳将出来，挥之不去。

我就常常想起那头老黄牛。那年，我还没上学，很羡慕村里那些背着书包的哥哥姐姐。母亲说，等明年，你就可以跟他们一样啦。第二年，父亲并没有给我一个新书包，却往家里领回一头老黄牛，他说，这牛以后就归咱家管了。母亲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给父亲舀了碗米饭，再递把筷子。她一定觉得这事自然而然，就像冬寒春暖一样。我却不高兴，头一扭就走了。

那头老黄牛就拴在门廊外面的槟榔树下，大骨节，瘪肚子，犄角相向弯成两个小圈，一副饱经沧桑的样子，对人爱理不睬。不受欢迎的东西！我捡起一块石子打向它，表明我的态度。

在村里，耕水田这种力气活是水牛的事情，而黄牛则像老人孩子，只能勉强在坡地上打些零碎活。我羡慕别的孩子，既羡慕他们背着书包，也羡慕他们的父亲领回的是大水牛，挣大工分，父亲领回这么一头老黄牛算什么事嘛。这么一想，就觉得自己矮人三分。

隔壁的阿龙比我大，他管我叫叔，我则管他爷喊叔，他爷爷已经在家颐养天年，可我父亲还得继续挣工分。父亲老了，做不动了，因为母亲身体不好，他还得勉为其难，不做这些又能做什么呢？这些我都知道，但心里还是不愿意接受。

老黄牛归我们家管，就是说既负责放牧，又要用它耕作队里的坡地。放牛这事时不时地会摊在我身上。一想到因为它我得牺牲大把的玩耍时光，就让我来气。我总是把它牵到山

难忘那头老黄牛

坡上空旷处，一个木楔钉进地里，然后一边玩去。以牛绳长度为半径的范围，那是我赐予它的领地，爱干啥干啥，饱与不饱是它自己的事，我不管！但这事瞒不过父亲，他不许我这么干，非得要我把手赶到草美叶嫩的地方，牛走到哪跟到哪。

耕地是父亲的事，但老黄牛挺有脾气的，不大乐意配合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木轭绳索套上去，它总是慢吞吞的不肯走，大声呵斥，不理不睬；抽它，又玩命似地走得飞快。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。这时，犁把得浅了，会飞起来，被牛拖着满地跑；把得深了，又会折断。不过，父亲并不怗它，他是老把式，经验丰富，总是将犁把得稳稳的，跟它较劲。老黄牛犟了一会，也就跑不动了；父亲自然也累坏了，气喘吁吁的。三番五次，到最后，就像谈判桌上的双方，几经进退，在摸清对方的底牌后，终于和解。

父亲耕地时，我也没有闲着。耙地的时候，当缠在铁耙上的杂草够多了，他会在瞬间将铁耙上下提放数次，土掉下，草浮面，再用力往上一提，杂草就脱离铁耙，成一堆留在地里。将这些杂草搬到地边就是我的事了。

收获后的地瓜地，总会有一些地瓜残留，就像收获后的稻田里有带穗一样。父亲犁地时，我就跟在后面，背一个小竹篓，像拾稻穗一样拾残留的地瓜。在地瓜被翻出复被埋的瞬间，他会用脚一挑，我必须在第一时间将之拾起，否则再难寻到。半天下来，运气好的话，能拾到小半篓。

小孩子天性好玩。树上松鼠窜来窜去，草从子鹁鸪和鸣，声声悦耳，充满诱惑，我一不留神，误了正事，便会招致父亲的责骂，弄不好，落在老黄牛身上的鞭子也会狠狠地抽在我身上。说实在话，那时我恨他。

队长表扬父亲做事认真，叔伯婶

娘夸他耕过的地又匀整又松软，好种！听到这些话，我心里清楚，他能一犁一犁地做得这么仔细，除了他们所说的那些原因外，其实还有一点不足与外人道的私情。

拾回来的地瓜大多残缺破碎，我不当回事，但母亲稀罕，她一锅煮熟了，人吃不了的，喂猪，猪爱吃，猪吃了天天见长。

这一年，老黄牛出乎意料地下了个小牛犊，母亲喜出望外，她说，要好生照看，队里会给加工分的。

年终，队里分红，我们家还是超支，母亲却脸上有笑，因为超支比上一年少多了。第二年，家里卖了那头猪，得了些钱，母亲说我也有功劳，给我做了一身新衣裳。一种被宠的感觉瞬间充盈，我突然就意识到了父母的不容易，也很感激那头老黄牛。

不久，我上学了，虽然不再朝夕相随，但放学之后也会常常要去放牛、拾草拾地瓜。老黄牛驯服温良，它和父亲俨然一对老友，一前一后，在地里默默耕耘，成了我心中一道永远的风景。多年之后，每当我想起这件事，就觉得它是上天赐予我们家的礼物，让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庭能够抵挡风浪，度过难关。

那时，在我心里，已经把老黄牛当作家庭的一员，我们为它所做的付出和因它而得到的好处，成为生活常态，我甚至觉得，生活会这样一直下去。事实上，我们就是这样艰难而平静地过了两三年，直到有一天，我放学回家，母亲说，队里将老黄牛卖了。我当时感到很突然，像丢失了一件心爱之物又永远找不回来了一样，心里空落落的很难过。

老黄牛此后的命运如何，不得而知，但它不在后，父亲也从此彻底告别了生产队的劳动。

人与草木同

草木的一生大抵如此：春日，发芽、开花；夏季，佳木繁阴；秋风一起，叶子渐渐变黄，直至凋零；到了冬天，除了常青的植物，其余草木皆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——四季循环，周而复始。仔细想想，人的一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从呱呱坠地到踉踉满志，再到风华正茂，再到日渐衰老，生老病死的规律是人力所不能更改的，但我们可以让自己活得更加从容一点、更有意义一点，让这一生的轨迹丰富起来。

人与草木同，应努力积蓄力量，学会开花，却也要甘于寂寞，适应平凡。要知道，红花若没有绿叶的衬托，终得完美，天天桃花若没有岸边杨柳作陪，也显不出十分姿态。人同草木，要

心存希望，亦要胸怀坦荡，当灿烂时灿烂，当平凡时平凡，惟其如此，面对顺境和逆境时才会更加从容。

清末民初著名状元实业家张謇曾经说过：“天之生人也，与草木无异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，与草木同生，即不与草木同腐朽。”草木最终的结局是枯萎是腐朽，但它们可以让鸟雀来筑巢栖息，可以与满树的知了一起共鸣，可以和着秋风的调子高歌一曲，看落叶变成蝴蝶，也可以在冬日的寒风里迎风而立，以此彰显它们的价值。人若要实现自身价值，也要学着去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，留点东西在人间，譬如一本书、一段故事，即便人不在了，书还在，故事还在——而这，都是可堪怀念的东西。



《山烟轻野意悠》（国画）
王甲海作

■ 家在海南

鱼鳞洲的呼吸

■ 罗圣玫

我的老家在岛西海岸，村子的西南面是祖祖辈辈的祖宗海——南海。地处感恩平原的村子，其方圆数百里都是一马平川的海滩田园，唯独有一座从海上突兀而起、峻峭挺拔的山峰，家乡人给这座山起了个名字叫“鱼鳞洲”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海军部队在鱼鳞洲峰顶上修筑了航标灯塔，从此，当地有些老百姓又把鱼鳞洲称为“海军山”。在家乡人的心目中，鱼鳞洲一直是家乡渔民的“航标灯”。凡是出远海捕鱼归航的渔民，只要往西行驶，远远望见海上朦胧的灯影，就能找到回家的航道。千百年来，鱼鳞洲都是家乡渔民心中的一个寄托。

鱼鳞洲仁立在茫茫大海深处，三面环水，一面与海滩相连。从远处眺望，只见它从海面上异峰突起、直指苍穹、显得十分壮观。鱼鳞洲与北面300多米处的八所港码头遥相呼应，倒像是驻守八所港门户的卫士。岛西四季如春，鱼鳞洲上的植被终年苍翠碧绿、春意盎然。天造地设的鱼鳞洲，自古以来成了家乡一道海上仙山的风景。小时候常听村里的老人说，清朝年间，鱼鳞洲曾经吸引了许多“山”外来客纷至沓来，尤其是感恩、昌化一带的文人墨客对它更是情有独钟。

村里一些熟悉本土人文地理的老人，还常常带着一种引以为荣的口气念叨，说是本村土生土长的清代诗人唐之莹，写了一首《策仗登临别有山》的诗篇之后，鱼鳞洲才开始声名远播、家喻户晓。后来，我偶然从清

末出版的《感恩县志》中方始得知，老家的山，皆因山体四周的岩石重重叠叠，状似鱼鳞，故得名为鱼鳞洲。其实，鱼鳞洲的来历，还有一个古代美丽的神话故事。说的是三千多年前的，有一对年轻夫妇从岭南乘独木舟漂流到岛西，在家乡的海边栖居。男的身材魁梧，勤劳勇敢，常年下海捕鱼；女的貌美聪颖，在家纺纱织布，日子过得自由美满。有一次，男的出深海捕鱼，不幸遭遇暴风雨而遇难。女的痛不欲生，夜以继日地坐在海岸上盼望夫君归来。日子长了，这位年轻女子变成一块望夫的小沙丘。天上的海鸥感其诚，于是每天啄来海泥掩埋这位女子。日复一年，小沙丘逐渐形成了海边的一座小山——鱼鳞洲。

我读中学的时候，周末常常到鱼鳞洲游玩。这里的风景类似王勃笔下的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如诗如画。鱼鳞洲除了诸多美景，还有历久依旧的涛声。山的顶部有一口天然的润洞，洞里的水常年都溢得满满的。如果趴在洞口倾听，洲的底部涛声如雷。每次爬到山顶，我总喜欢趴在洞口听涛声。听惯了它的涛声，无形地牵动了我的音乐神经，使我仿佛觉得那涛声，就像一组激越雄伟的交响乐，使我陶醉、又催我奋进。我在常年与鱼鳞洲的默默神交意会之中，才有所醒悟：为什么家乡人那样热爱与敬仰鱼鳞洲，那是因为鱼鳞洲的根基深植在家乡的土壤上，是家乡人对这块古老土地的坚守和见证。同时，鱼鳞洲的基石又磐筑在深邃的大海底层，始终和家乡的祖宗海同呼吸，共患难。

■ 诗路花语

初到石梅湾

■ 王家新

好像愁眉首先需要舒展。
我们放下行李，便在房间里谈论着一些令人沮丧的事情。
好像我们都被什么跟踪着。
我们一路谈着，来到海边。
当微风吹来，我们的谈话在海滩结束。

一切都过去了，这是苏东坡曾眺望的海，也是我们将投身的海。我们都经历了那么多，但此刻让我忍住内心的颤栗。
我们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可供抬头远望。

岁月油灯

■ 尘埃树

一盏象征，熬黑岁月
母亲人生的棉线芯
日日剪短，却好像怎么也剪不完
串一豆光亮，从我这呱呱坠地的婴儿，到目光返回的中年

母亲用五指，拢住那个年代
风雨中命运，一日日亮光
渗进贫血的血液，喂养
我们的目光

从此每夜，都能看见灶台、棉絮和课本
我读：“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”
也读：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”
当窗纸与人生相互定格
漂泊的灯光，一直跟随

岁月里，多少星光落水
但乡村的灯犹在，不再是
摇曳母亲身影的油灯
是更亮的灯丝，照亮家门
让我在遥远的远方也能看清
她八十年夜晚的深度

山海

■ 余方媛

不用说话也能让人动心
因为它们使我们无法想象
在平静之中存在着多少不同的生活
看动物和植物们也在小声地计划着
这个夏天要去哪儿旅行
连脚下沉默的路都在迷惑着你
其实它们一直都保存着自己的理想
这次是要向哪里走去呢
走去哪一个开满鲜花，阳光跳跃的地方
仔细听它们在放声地歌唱着自己的勇敢

蝴蝶

■ 张绍国

由蛹化蝶，以花为食
是你最完美的嬗变
你抵达的地方，繁花盛开
一派绚烂烂漫

双栖双飞，且行且舞
被人间视为爱情的楷模
有一个流传一千余年的
凄美的爱情神话
你是最后的结局和主角
给人们带来无尽的爱的勇气

在一场骤雨中
我更惊异于你翩然而至
细观之下，我看见你的翅膀
布满不畏风雨的鳞片
生命总有百折不挠的法宝
让我坚定续写爱情神话

小草发芽

■ 高燕

母亲放了一阵春风
挂在树梢的口号
有了解冻的喜悦，用欢快的步伐
搅醒整个村子
那幸福长久的，在出村的路上
一直通向远方



服务读者需求
改善读者体验
欢迎扫描
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